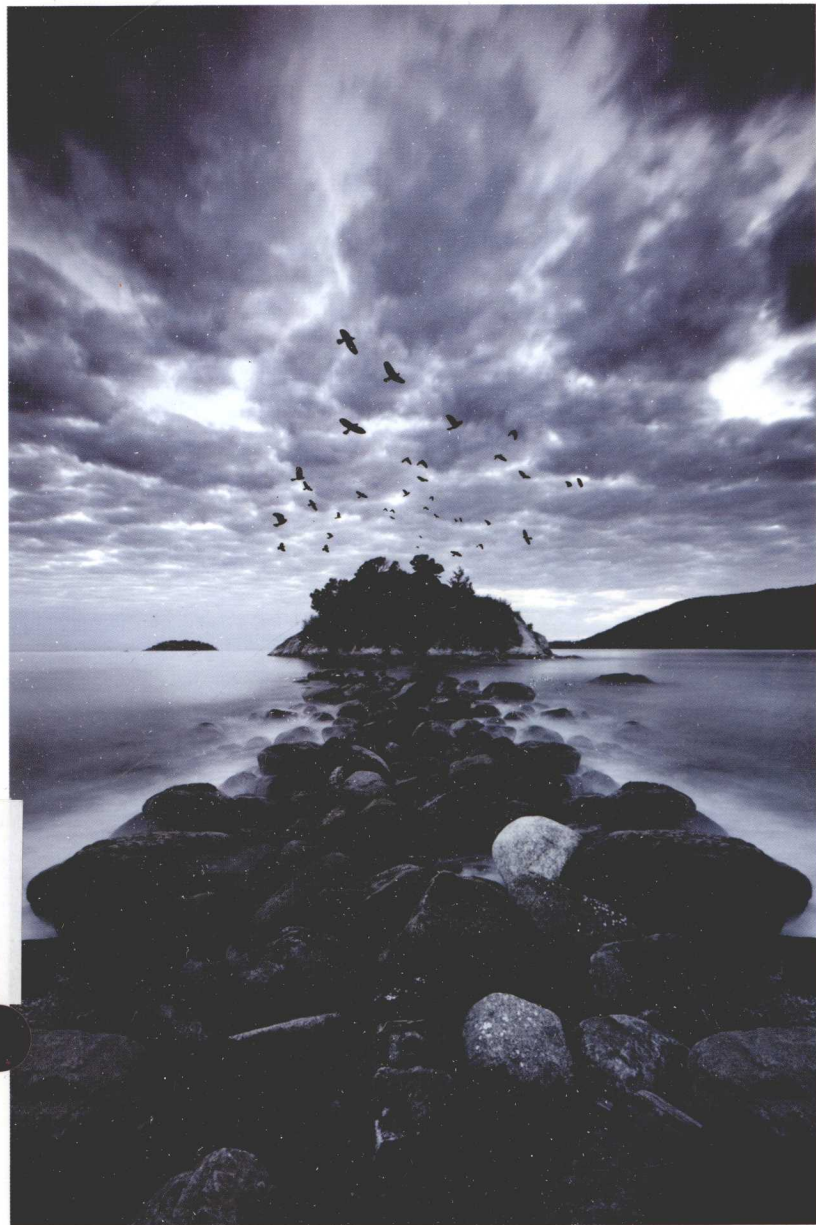


あくりょうとう

恶灵岛



014037480

I313.45

857

金田一探案集 20

恶灵岛

〔日〕横沟正史 著

于壮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北航

C1725764

I313.45

85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恶灵岛 / [日] 横沟正史著; 于壮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 5
(横沟正史作品)
ISBN 978-7-5442-7065-6

I. ①恶… II. ①横…②于…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811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09

AKURYOUTOU VOL. 1, 2

by SEISHI YOKOMIZO

© Seishi YOKOMIZO 1981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1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恶灵岛

[日] 横沟正史 著

于壮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锐
特邀编辑 曾雪梅 史诗
装帧设计 金山 朱柳柳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306 千
版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7065-6
定价 39.5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014032480

世说新语

（一）卷之五 文 著

十 拜 敬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序

(杂音，杂音，还是杂音，人们高声咒骂的声音，突然间全都鸦雀无声)

它是连体的双胞胎……(杂音，杂音，剧烈的喘息)

它是腰部骨头连着骨头的双胞胎……(杂音，杂音，剧烈的喘息)

它像螃蟹一样横着走路……(呼吸渐弱，杂音)

它是平家蟹……是平家蟹的子孙……(呼吸越发微弱，杂音)

那岛上有恶灵盘踞，恶灵……恶灵……(呼吸更加微弱，杂音，还是杂音)

注意鸪鸟鸣叫的晚上……(呼吸终于到了极限，杂音和人们高声咒骂的声音)

岛的名字是……岛的名字是……(嘈杂的人声中，某人格外突出的沉痛声音：“死了。”)

矶川警部在这里啪嗒一下按下了录音机的按钮，倒带回去。

第一章 鹭羽山

“所谓连体双胞胎，就是指暹罗双胞胎吧。”

“大概是。”

“以前暹罗出现过这种畸形的双胞胎，在世界上很出名。后来连体双胞胎就被称作暹罗双胞胎，有两三个作家还以此为题材写过侦探小说。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这种畸形的双胞胎在日本确实存在吗？”

“金田一先生，我对此也持怀疑态度。这个男人可能在哪里看到过，就是录音带里声音的主人。那曾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以至于他临死前一定要说出来。”

“这个人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

“还不知道是什么人，除了知道他姓青木。”

矶川警部说到这里，飞快地看了看金田一耕助。耕助一瞬间向后退去，脸上因为打击而失去血色。他像要说什么，想了想又闭上了嘴。如果说出口，恐怕会是很冲动的話。

“金田一先生，还不确定这就是你正在寻找的青木先生。你在找的那

位叫青木修三，可这个男人叫青木春雄。旅馆登记簿上写的地址是东京涩谷区的初台。我们冈山县警向东京方面查询，那个地址没有这个人，明显是用了假名字。”

“年纪多大？”

“四十二三岁吧，体格挺健壮。被发现的时候，他只穿着一件睡衣，也没穿鞋，所以没有一点能确认身份的线索，只有左手无名指戴的金戒指上刻着青木两个字能表明身份。那枚戒指本来牢牢地箍在无名指上，折腾来折腾去有些松了。这么看来，即使用了假名字，姓应该没有改变。这就是那枚戒指。”

矶川警部从包里取出戒指，放到金田一耕助手里。戒指的装饰是长方形的，背面清晰地刻着青木两个字。

金田一耕助微微发抖，说道：“这盒录音带是在什么条件下录的？录音的人，难道也是警察……”

“不是，是个普通的好事游客。那人正好带着录音机，录下了这种奇怪的东西，就交给我们冈山县警了。金田一先生，你看……”

松海和巨岩的阴影下有一张天然的石头长椅。矶川警部从长椅上站起来。

鸺羽山位于冈山市的西南方，在突出于濑户内海正中央的儿岛半岛南端。两人正站在鸺羽山的山峰上。鸺羽山全部由崩塌的花岗岩构成，层层叠叠的奇岩巨石中间点缀着扭曲矮小的松树。山本身虽然也算是天下奇景，但这座一百三十三米高的山广为人知，则是因为站在山顶，濑户内海国立公园的景色即可一览无余。

发生这起案件的昭和四十二年前后，由仓敷通往鸺羽山的旅游专线尚未开通，但连接东京和大阪的新干线已开通三年。从东边来的游客都要看一看仓敷这座保留着江户古风的商业城市，由此引发了旅游热潮。这些游客中也包括一些嬉皮士打扮的年轻人。当时正好是铁路公司为了

增加个人旅客，开展“发现日本”的旅游活动的年代。

来仓敷玩的人中，有第一次听说鷺羽山的人，也有第一次就把鷺羽山当作旅游目的地的人。全山被崩塌的花岗岩覆盖，奇岩巨石层层叠叠，听起来像是一座险山，实际只有一百三十三米。有轻型铁路直通山脚，是座女性也很容易登上的山。

因为这个缘故，在昭和四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左右，金田一耕助和矶川警部两人坐在石头长椅上说话的时候，不断有游客模样的年轻人从他们身边经过。其中既有情侣，也有带着幼儿的夫妇。六月二十四日虽然还在梅雨期里，但当日是个罕见的晴天。那一天是星期六。

金田一耕助跟着矶川警部站起来。警部穿着不起眼的便服，耕助则还是老一套。他穿着脏兮兮的白地碎花上衣，系一根细腰带，下身是皱巴巴满是褶子的裙裤，脑袋上则是万年不变的一蓬乱发。

金田一耕助抓着帽子从石头长椅上起身，走出巨岩和松海的阴影，迎着吹来的海风，白地碎花的袖子和皱巴巴的裙裤下摆在风中飒飒作响，一头乱发迎风招展。这副样子仿佛是被流放到鬼界岛的俊宽^①站在岩石上盼望迎接囚犯的赦免船一样，他脸上不知为何流露出一股幽暗的悲壮之感。

金田一耕助的眼前是濑户内海国立公园的壮丽景色。东至播磨滩，西至水岛滩，备赞的濑户内海都在他的视线之内。他刚刚从矶川警部那里得知，水岛滩正中央的一个小岛，就是他即将前往的刑部岛。据说在晴朗的日子，连对岸四国的山脉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当日虽然是晴天，但仍在梅雨期，笼罩着一层雾霭，看不到那里。可是，盐饱诸岛就近在咫尺。金田一耕助在战后接手的第一起案件的发生地——狱门岛，就在盐饱诸岛之中。紧邻它的釜岛以前在濑户内海也颇具威名，曾是藤原纯

^①俊宽 (?-1179)，权大纳言源雅俊之孙，真言宗僧人，法胜寺执行。作为后白河法皇的院近臣而活跃，因参加讨伐平氏密谋，与藤原成亲等一起被捕，被流放到萨摩鬼界岛。

友^①的根据地。这些矶川警部刚才都作了介绍。

“紧挨着釜岛的是柜石岛，站在那里看我们这座山，正像一只鹭马上去振翅高飞，据说这座山因此而被命名为鹭羽山。那边对面冒出大量烟雾的是水岛联合工厂，你要去的刑部岛，就在工厂和鹭羽山之间的海面上。那座岛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太清楚。”

矶川警部最后的这句话，明显包含着对危险的恐惧意味。

警部说金田一耕助要前往刑部岛，现在刑部岛就在眼前。警部不知道耕助去这个周长十四公里的岛上做什么，但是这座岛看起来和其他的岛屿没有什么不同。

站在山顶，大小五十多座岛屿尽收眼底，每座岛都有着不同的形态和色彩，仿佛各自都在孤独地消磨这梅雨乍晴的时光。

金田一耕助刚才一直在看一块诗碑。

“鹭羽山上望，愿得一岛归。”

这大概是因为大大小小的船只往来穿梭于各岛之间，好像海上的银座一样。

水岛被填海造陆，发展起了临海工业带，附近的海域随之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但从鹭羽山的山顶还看不到污染的痕迹。放眼望去，一层的翠绿绵延开来，大海美得无与伦比。

金田一耕助虽然心中有事，但面对如此美景，也不由得大为触动。他将要前往的刑部岛，不过是壮丽景观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并没有被什么不吉的阴云笼罩。可是，矶川警部似乎觉得那座岛上有危险，对耕助的前往表示担心。耕助听过录音带之后，明白了警部担心的理由。

“对了，警部，您说找我有事？”

“啊，是的，金田一先生，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刚才经过的下津井

^①藤原纯友（？—941），平安时代的贵族。奉旨去征剿濑户内海的海盗，反而成了海盗首领，在濑户内海地区对抗朝廷，与关东地方的平将门之乱合称为承平·天庆之乱。

港口。”

“是啊，您刚才说回去的时候顺便再去那里看看。那里有什么事吗？”

两人站立的花岗岩的秃山之下，就是曲曲折折的下津井港。港口中有三四处岬角，岬角和岬角之间是海湾，海岸线上的房屋鳞次栉比。海湾内停泊着数量可观的渔船，是一个古风犹存的港口。

“下津井有连通四国岛坂出港的海运公司。那家公司拥有的船只中，有一艘叫云龙丸。云龙丸在五月二十日，就是距现在大约一个月前离开坂出，驶往下津井。你看对面那个岛，叫本岛。云龙丸从本岛东面绕过来，马上要到下津井的时候，一个站在甲板上的乘客发现海面上漂着一个人，引发一片混乱，海员和乘客一齐拥上甲板，果然看到在离船的左舷约五十米远的地方，好像有个人在浮浮沉沉。时间是早上八点左右，海面上泛着闪闪波光，因此谁都能清楚地看到那个漂浮的东西是人。于是船掉头把那个落水的男人拉上了甲板。”

金田一耕助这时终于想起来，刚才听的录音带中混杂的声音里有海浪的声音，也有汽船发动机的声音。

“原来是这么回事。把男人拉上甲板的时候，他还处于濒死状态。那么，录音带又是谁录的呢？”

“是这样的。有一个叫福井卓也的旅客，他从东京某大企业退休后，又找到了新工作，利用这之间的空闲时间来游览四国的八十八处名寺。他把旅行中的风景诗录下来，比如巡礼歌、赞美诗，还有当地的民谣等，当作旅行纪念。”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这个人急中生智，把录音机的麦克风放在了那濒死男人的嘴边。”

“是的是的，幸亏在到下津井之前换了一盘新的录音带。被拉上甲板的那个男人还有意识，不停地想说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亏得这人急中生智，留下了这盒录音带。”

“那个男人是什么状态？”

“好像是从某处悬崖上滑落，全身都是擦伤，还有几处骨折，后脑有一个大伤口。但是医生也不能断定伤口是被人从后面打的，还是从悬崖滑落时撞伤的。”

“他穿着什么？”

“一件粗布睡衣，脚上应该曾穿着木屐或是拖鞋，但大概在漂流的过程中丢了。”

“年龄有四十二三岁吧？”

“是个筋骨强健、体格壮硕的男人。个子虽然不是很高，但胸厚肩宽，该是到了发福的年纪了。”

“照片拍了吧？”

“在这里。”

矶川警部从包里取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模样很惨，一只眼睛被挤坏了，眼珠像剥开的贝肉一样凸了出来。额头划破了，脓血像山药泥一样冒出。鼻子剩下半个。这种惨状，连见惯了血腥场面金田一耕助也不由得想背过脸去。想从照片上辨出生前的样貌，看来是非常困难的。

濑户内海的雾霭在逐渐消散。刚才还模模糊糊的四国山脉渐渐露出了真容，赞岐富士仿如涂了眉黛，异常美丽。客船从本岛后面绕出来，正要驶入眼前的下津井港。听起来是从收音机中传出的欢快轻音乐顺风传入了两人的耳朵。

再也没有比这国立公园更美的景色了。可是，两人谈的事情却是关于惨不忍睹的杀人案，或称杀人未遂案件。而且警部正是为了告诉耕助这件事，才把他叫到鹭羽山的。

二

金田一耕助昨天刚刚来到这边。昨天，也就是六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左右，他来到仓敷的旅馆住下，然后在街上悠闲地逛了两个多小时。昨天阴雨绵绵，金田一耕助打着从旅馆借来的伞漫步雨中，看到依然留存的江户风格建筑，还有水边风情万种的垂柳，烟雨朦胧越发激起了他的旅愁。

金田一耕助并不是工作狂，偶尔也盼望能有不为世事烦扰的静谧。特别是现在不知道前方将会出现什么，金田一耕助想调整自己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独旅人的心境是他所要追求的。他特意离开冈山到仓敷旅行，雨中的仓敷满足了他的愿望。

然而，这个男人的天性不允许他一直沉醉于旅人的心境中。

金田一耕助回到旅馆后，先试着给矶川警部打了电话。他稍微有些犹豫，因为几天之前，也就是本月十八日，山阳电铁的电车上有定时炸弹爆炸，导致一人死亡，十八人负伤。金田一耕助觉得，矶川警部肯定为这起案子忙得不可开交。但既然来到这边，一个招呼都不打也不太礼貌。另外，金田一耕助想事先了解一下即将前往的目的地，矶川警部也许知道些什么。

矶川警部当时正好在，他一听是金田一耕助，万分高兴。正好爆炸案件不是由他负责，所以他一下班就赶来了。

说起来，金田一耕助和矶川警部也是老相识了。

两人最开始共事的案件是昭和十二年的“本阵杀人事件”。二战结束后，金田一耕助最先接手的“狱门岛”三重杀人案，也是两人一起侦办的。之后两人合作解决的大案子里，还有鬼首村的彩球歌一案。

两人初次相遇是在昭和十二年，到昭和四十二年，他们正好相识三十年。除去刚才列举的大案子，小案子更是不胜枚举。最开始不能说警部不把金田一耕助当作竞争对手，但随着案件一个一个告破，警部也为耕助的能力折服。这自然是缘于耕助的独特才能，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耕助从不自吹自擂，侦破案件后，总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警部。警部对他这种淡泊名利的人品相当欣赏。

金田一耕助的兴趣在于案件本身，而对于能得到的结果似乎毫不关心。警部总是担心他这么干，私家侦探的买卖还能否支撑下去，东京的等等力警部也有同样的担心。矶川警部比金田一耕助大五岁，对他这位朋友像弟弟一样关照，又像对待兄长一样尊敬他的才能。正因为如此，警部有时称其为金田一先生，根据情况，有时甚至尊称为金田一老师。

矶川警部想来也是个不幸的人。他当然结过婚，妻子叫糸子。糸子在矶川警部从南方战场回来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那是昭和二十二年。糸子本就体质柔弱，大战前后又积劳成疾。两人没有孩子。

糸子沉默寡言，谦恭腼腆，警部对她疼爱有加。他之后没有再续弦，既是出于对糸子的爱，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有个大缺陷。

矶川警部战时被陆军征召，开赴南方的岛屿。他乘坐的运兵船遭到敌机轰炸，炸弹虽没有命中，却在附近海面上爆炸。他受到冲击，从甲板上被抛起，又狠狠地摔向海面。这场冲击让他腰部留下疾患，虽然日常生活无碍，但每次劳累过度，腰疼就发作。这也是他不打算再婚的一个原因。

警部现在寄居在嫂子八重的家里。他的名字是常次郎，可见是矶川家的二儿子。他有个大他七岁的哥哥平太郎，战前在冈山市经营医疗器械店，过得不错。平太郎和妻子八重有个叫健一的独生子。健一是块念书的材料，考上了冈山医科大学。战争时期，凡是健康的男子都会被抓去当兵。平太郎在七七事变之后马上被征召入伍，死在上海。警部在昭

和十七年被陆军征召，转战中国大陆，昭和十九年的时候一度退役，马上又被征召，历经了南方诸岛的战役后，在停战的第二年春天平安无事地复员归来。健一从第六高中考入冈山医科大学，在昭和十九年的秋天被抓去当学生兵，不过昭和二十年停战的同时就解除了入伍令。

健一不久后回到母校，但苦于筹不到学费，便去打工，母亲八重也做些白天的短工。医疗器械店当然已被烧得干干净净。没有孩子又失去妻子，并且断了再婚念头的矶川警部，把健一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从生活费中省出一部分给健一做学费。当时对于矶川警部和八重母子都是最艰苦的时光，健一对叔叔的恩情也是没齿难忘。

那之后二十多年，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冈山市也复苏了。八重得到警部的帮助，重开了医疗器械店，生意兴隆不亚于战前。健一毕业后留在母校的医院工作，钻研十年后在冈山市开了一家独立的内科诊所。他年纪虽轻，但待人接物很出色，颇受欢迎。

健一在医院工作后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妻子清子性情温和，休息日经常带着孩子们来八重这边玩。开诊所的钱虽然是清子娘家出的，但清子却没有因此看不起夫家。

八重也干得不错，把住宅从店铺中迁了出去。矶川医疗器械店又雇了几名员工，现在成了股份制公司，据说矶川警部也是股东。在建新住宅的时候，八重多建了一个用走廊连通的厢房，让小叔子住进去。矶川警部此前一直在警察宿舍和出租屋里寄居，托这位能干嫂子的福，终于有了固定的住所。

但是，也并不是什么都方便。警部在八年前搬到了嫂子家里，当时两人都不算老，八重比小叔子大三岁，风韵犹存，警部也尚在壮年。家里还有个上年纪的用人，另外洗衣妇每周来洗两次衣服。

所谓众口难防，人们开始对两人的关系说三道四，警部非常害怕，但是这位心胸宽阔的嫂子却不以为然。

“这种事情不用理它。健一、清子和清子的娘家，他们都相信我们，不是吗？要是闲言碎语苦恼，在这个世上简直就没法活了。你们警局的人怎么说？”

“最开始也传过闲话，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

“那就好。”

八重断然把这件事平息了。但在这之后，偶尔听到邻居大妈的“提醒”，这位女强人也对小叔子不可思议的禁欲生活感到心里堵得慌。警部虽然腰部有病，但并没有丧失性能力，内裤里有着年轻人一样的强壮男人的证明。她经常觉得这位谨慎正直的小叔子很可怜。

“那样可不行啊，常次郎。下次再有这种情况，你就偷偷给我。我悄悄地给你洗好。”

矶川警部满脸通红。尽管如此，八重也没有劝过小叔子再婚。因为八重知道他独身的意愿难以动摇。

金田一耕助在长期的交往中，大致知道了警部的境遇。他也见过八重，也认识健一夫妇和他们的孩子。鬼首村发生彩球歌杀人案的昭和三十年前后，两人的交情还没有那么深，金田一耕助就知道警部拥有倍于常人的强壮体质，却是个鳏夫。因此当耕助看出矶川警部和卷入事件的妇人之间产生情愫时，不禁十分同情他的境遇。

第二章 I will see everything once

一

矶川警部被金田一耕助的电话叫到仓敷。六月二十三日夜，他和金田一耕助畅叙离情，天南海北地闲聊了好长时间，终于试探地问道：“金田一先生，你来这边有什么事？难道是来旅游的？”

金田一耕助诚实地回答说：“水岛海域上有个刑部岛，我想去那里看看……”

耕助和盘托出，对方的反应却非常强烈。

“您知道那座岛吗？”金田一耕助问。

“你怎么知道那座岛？刑部岛在濑户内海也算不上很有名。现在恰巧有个案子和那座岛有关。金田一先生为什么去那座岛？不会是去参观游览吧。”

看到警部接二连三地发问，金田一耕助突然说道：“警部，那座岛上最近发生了什么？需要劳烦警方出面……”

“这件事以后再说。倒是金田一先生，你为什么要去那座岛？如果要保护委托人的名誉，可以不用说得那么细。”

“不，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反正您去了之后，也会知道是谁介绍我去的。对了，您也许有知道的权利。”

金田一耕助从破破烂烂的旅行袋里找出一个漂亮的西式信封。信封表面用钢笔写着几行漂亮的粗体字：

致刑部大膳殿下

金田一耕助先生持信拜谒

背面印着东京一流宾馆的名字，上面写着“越智龙平”，与正面的字迹相同。

金田一耕助看着对方脸色问道：“警部知道这个名字吗？”

“知道，两个人都知道。特别是刑部大膳这个一本正经的名字，我最近还见过这个老头。大概有八十岁了，或者更老。他就像岛的主人，是岛上最有权势的人。越智龙平这个人我还没见过，目前有很多这个人的传闻。”

“什么意思……”

“据说这个人是从美国回来的亿万富翁。对了，金田一先生，你还记得吗？”

“记得什么？”

“昭和二十九年的时候，从美国回来的一个成功人士要在濑户内海的岛上建一栋海市蜃楼一样的大宅院，结果他年轻的夫人被杀了。他本人也差点被凶手干掉的时候，被你救下，然后就匆匆逃回美国了。”^①

金田一耕助莞尔一笑。

“是志贺泰三吧。警部，您记得很清楚嘛。刚才我说过，介绍我来此

^①参见《海市蜃楼的热情》。